



《我们时代的神经与精神疾病》, [美] 埃里克·坎德尔著, 喻柏雅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7月出版, 定价: 88元

从2014年翻译知名神经科学家、精神科医生、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自传开始,到《我们时代的神经与精神疾病》这本书摆在读者面前,整整10年过去了。我业已翻译了3本与坎德尔有关的书,它们映照着坎德尔的三重人生:自传《追寻记忆的痕迹》讲述他作为神经科学家的毕生奋斗,《为什么你看不懂抽象画?》分享他从毕生最大的爱好——艺

## 人生就像一个圆圈

● 喻柏雅

术欣赏与收藏中提炼的成果,这本《我们时代的神经与精神疾病》则讲述了他早年的志业和作为精神科医生的经历。

较之于罕见病的鲜为人知,本书中介绍的很多神经和精神疾病大家都耳熟能详,有些特定的病名早已被望文生义地活用于形容词:“我感到很抑郁”,你其实只是暂时心情不好;“我小时候很自闭”,你不过是性格比较内向;“我快要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了”,你是在夸张地表达某件事对你造成的刺激。由此可见,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很多“心病”不再像过去那样讳莫如深,但公众对于这些疾病的认识却存在不小的误区。

本书侧重于阐明各种疾病背后的生物学机制,是偏硬核的科普。其核心观点是,打破神经障碍与精神障碍、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之间的界限。传统上由于技术和认识的局限,学界倾向于把存在

明显脑损伤的疾病归为神经障碍,而把没有清晰可见的解剖学损伤的疾病归为精神障碍,前者是脑病而后者是心病,“心病还须心药医”,精神障碍患者往往被看作是意志薄弱、自控力差的人,甚至遭到污名化。以上种种,都属于笛卡尔心身二元论游荡至今的幽灵,而站在现代神经科学的角度,将大脑与心智相分离的二元论是毫无立锥之地的。

也就是说,无论神经障碍还是精神障碍,都是通过一系列生物学机制在物质水平上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因此,对于治疗精神障碍,无论有形的药物治疗,还是无形的心理治疗,都是通过一系列生物学机制在物质水平上改善患者的身心。

本书值得推荐给每一位对自己大脑感兴趣的读者。再次引用作者的话:“我们从布罗卡失语症和韦尼克失语症中理解语言,从阿尔茨海默病中理解记忆,从额颞痴呆中理解创造力,从帕金森病中

理解运动,从脊髓损伤中理解思维和行动之间的联系。”其实对于罕见病的研究,也共享同样的逻辑,一种病并不因其罕见,就不值得被公众关注和正视。

这本书更值得品味的是人类理解大脑之后的意义,科学研究又将如何增进对人性的洞察。正如作者在本书中几番重申,基于大脑的心智生物学研究会带来科学与人文学的融合,并产生新的科学人文主义。其实这一论断,作者在2000年荣获诺贝尔奖的晚宴致辞中早已给出:“心智生物学在关注自然世界的科学与关注人类经历之意义的人文学之间架起了桥梁。这一新的综合带来的洞见,将不仅推进我们对神经和精神疾病的认识,而且会让我们加深对自身的认识。”本书可视作对这句话的阐述和铺陈。你瞧,人生又是一个圆圈!

(本文系《我们时代的神经与精神疾病》一书译者序,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疼痛帝国: 萨克勒家族秘史》, [美]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著, 沈瑞欣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格致出版社 2024年6月出版, 定价: 138元

2019年春天的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一场针对萨克勒家族的质询在曼哈顿的德普律师事务所举行。

萨克勒家族曾被《福布斯》杂志列为美国最富有的20个家族之一,其财富估值高达140亿美元。他们的姓氏装点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博物馆、大学和医疗机构。牛津大学的萨克勒图书馆、卢浮宫的萨克勒侧厅、哈佛大学的萨克勒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史密森尼学会、伦敦蛇形画廊等,都铭记着萨克勒家族

## 《疼痛帝国》: 金钱、毒品与死亡的王朝

● 陈辰

为“社会事业”作出的贡献。一位博物馆馆长将这个家族比作美第奇家族,但相比于靠银行业发家的美第奇家族,萨克勒家族财富的确切来源一直颇为神秘。人们不断从各种大理石碑刻、黄铜牌匾,甚至彩绘玻璃上看到这个姓氏,但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到底是哪些企业为萨克勒家族挣下了万贯家财。当名利场上的人们目睹萨克勒家族的成员出席晚宴和汉普顿的筹款活动,看到他们在加勒比海的游艇上度假,或是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滑雪,总是满腹狐疑,悄声议论他们家产的来源。这确实很奇怪,因为萨克勒家族的大部分财富不是在贵族大肆劫掠的时代囤积的,而是在最近几十年积攒下来的。

如果仔细聆听这场质询,你不难听到一个名字——普渡制药。在此之前你或许完全无法将这家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公司与萨克勒家族联系起来,哪怕你把普渡制药的网站搜个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萨克勒家族的信息。但它确实是由萨克勒家族所有,并且为这个家族所独有。

1996年,普渡推出了一种开创性药物——一种名叫“奥施康定”的强效阿片类止痛药,人们将其誉为治疗慢性疼痛的革命性方法。该药物成为制药史上最大的爆款之一,创造了约350亿美元的收益。但是就在质询会进行的当下,由这种药物引发的药物成瘾浪潮已经席卷了美国,在全国的每个角落都有人发现自己对这些强效药物上了瘾。许多一开始滥用奥施康定的人,最后转向街头毒品寻求寄托,如海洛因或芬太尼。受害者的数量是惊人的。至今,已有超过50万名美国人死于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这个数字已然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次战争中死亡的总人数。

然而萨克勒家族的辩护律师玛丽·乔·怀特却辩称,她的委托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销售一种完全合法的药物——一种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产品。吊诡的是,她并没有说谎。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一种“合法”的良药会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

什么一个热衷于四处留名的家族却要在自己最得意的成就背后隐身?为什么一个药业巨头会大力资助考古、历史、艺术和文化事业?为什么萨克勒家族既是热衷文化科学事业的慈善家,又是利欲熏心不顾他人死活的毒贩子?

这本《疼痛帝国》将为你解答所有的疑问。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这位现象级的非虚构作家为了向读者呈现该故事的来龙去脉,亲自走访200多名相关人士,查阅上万份相关资料。在其写作过程中,甚至疑似遭到了不明身份者的跟踪。最终在这部沥血之作中,帕特里克以他高超的叙述技巧揭露了资本对学术的操控、对权力的蚕食、对公共利益的蔑视,而武汉大学博士沈瑞欣的翻译则准确重现了原书语言的灵动优雅。通过此书,我们既能一窥暴利行业的商业逻辑和慈善公益背后的资本逻辑,又能看到有良知的人们如何艰难地赢得这场“歌利亚之战”。